

装卸工

◎ 王善常

天真热，简直是说不过去了。

是那种干巴巴的热，空气里连针尖那么大的水分都没有。空气里要是没了水分，就不正常了，就显得干，显得硬，那感觉就像里面掺了一把看不见的沙粒子。人喘一口气嗓子眼都刺挠，就好像不是在喘气，就好像是有一条干抹布在嗓子眼里来回拉，干涩得很，憋闷得很，难受得很。

地也是热的，比空气热多了。地是水泥地，里面攒了吓人的热量，人穿鞋都觉得烫脚，那意思就好像站久了鞋底都能被烫化似的。别说是鞋底了，就连人的影子都好像被烫化了，又小又矮，也不那么黑，没个影子的样，软塌塌地被人拖着走。对，地面就是这么热，人像站在了炉盖子上，干热的气流呼呼地往脸上扑，都烤脸。谁要是往地面吐口唾沫，就会听到刺啦一声，一眨眼，一股白烟就没了。

这大热天谁愿意动弹，不动弹都出一身粘汗，不动弹都得一个劲儿地喝水。就好像是要不是一个劲儿地喝水，身子就会被烤干了一样，就会着火了一样。所以呢，今天的粮库就特别的静，别说人了，就连平时咋咋呼呼到处乱飞的家雀都躲没影了。偌大个粮库就像被浸在了滚油里，远远看去，办公楼、库房、粮仓、罩棚、烘干塔都晃晃悠悠的，都泛着波纹，被油炸化了一样，被油炸熟了一样。

但就是这样的大热天，有些人还得干活儿，不干还真就不行。下午一点多，十三个汉子走进了粮库。为了遮阳，他们都把垫肩顶在了头上。垫肩是扛袋子时垫在肩膀上的一块布，现在被他们顶在了脑袋上，这就使他们看上去有那么点滑稽，就好像他们不是中国人一样，就好像他们是沙漠里的阿拉伯人

一样。他们的手里都拎着水瓶子，是那种大号的可乐瓶子，还有那种大号的雪碧瓶子。可乐瓶子是白的，雪碧瓶子是绿的，里面都灌满了水，他们用五根指头掐着瓶嘴，走一步瓶子一悠搭，走一步瓶子一悠搭。他们就像蜡捏的人，都蔫头巴脑的，没有筋骨似的，走路都抬不起脚，那样子都让人替他们着急，咋就不能快走几步，就不怕被晒软？就不怕被晒化？

他们是粮库装卸队的工人。因为是粮库的装卸队，所以呢，他们的活儿就是装卸粮食。把粮食从卖粮的汽车上、农用车上卸下来，或者把粮食装进运粮食的火车皮儿。当然，从汽车和农用车上卸下来的粮食都是潮湿的，都是刚从地里收上来的，不能直接装进火车皮儿里，必须先烘干，然后再入库房、入粮仓，或者堆在罩棚里，存起来。这些粮食有的会存几个月，有的会存几年，有的呢，甚至会存二十几年，要不咋叫粮库呢，不就是存粮食的库房吗。去年他们就把粮库存了将近二十年的水稻装进了火车，哪是少，整整装了一夏天。据说那些水稻要送到非洲去，从他们这走，倒几趟火车，再坐上轮船，漂洋过海。黑人兄弟挨饿，正眼巴巴地等着我们的粮食呢，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。要不叫这些黑人兄弟，这些陈化粮就不带有出头之日的，最后就得烂成土，烂成泥。就算是这样，这些水稻也已经变了样，早没了粮食味，只有一股子霉味，只有一股子辣味，呛嗓子，辣眼睛。有时抓起几粒在手指肚里一捻，都能变成灰。

卸车呢，都在入冬后。粮食打下来了，粮库就会接到任务，收购辖区里农民的粮食，一般一收就是一冬天，一边收一边烘干，烘干完了就入库。烘干那一块不归装卸工干，被粮库外包出去了，当然也没包给外人，包给了粮库大主任的本家侄子。

装火车的活儿大都集中在夏天，粮食一般都用麻袋装，180斤一袋。粮食呢，主要就是大豆、水稻和苞米，当然苞米更多一些，谁让这儿是苞米主产区呢？装火车的活儿也简单，没车皮儿的时候把粮食从库里、从粮仓里运到站台，过秤装袋缝口，再板板整整地码在站台的水泥地上，60吨一垛，一垛666袋多那么一点，这一垛正好是一个车皮儿，这活儿叫备载。

车皮儿都归铁路管，而且车皮儿是有数的，所以呢，铁路的调度就很牛逼，连粮库去请车皮儿都得给他送礼，不送不行，不送车皮儿就紧张。送完了礼，调度就会从别的单位给粮库多匀出来点车皮儿，但也不是太多，一般一个月

也就那么四五十节。这些车皮儿具体分到每一天是不一样的，某一天七八节，老长一大溜儿了，黑乎乎地把站台里的那一截子火车道都排满了。某一天呢，就那么一节，可怜巴巴地停在站台里，让装卸工们哭笑不得。装吧，一撒欢完事了，还得换衣服，还得从家往粮库赶，一节车皮儿装完，一个人也就分那么二十多块钱，不够折腾的呢。但就是一节也必须装，不装铁路就会下罚款，哪是少罚，成千成千地罚，而且下个月可能就不给你批那么多车皮儿了。

站台在粮库的东面，从粮库大门进来，斜着穿过粮库院子，再穿过两排铁罩棚，绕过几个砖砌的圆仓子，就到了。站台右侧是粮库的围墙，差不多两人高，顶上插满了墨绿色的碎玻璃碴子。围墙外就是铁道，铁道一直往南跑，跑到粮库这儿分出了个岔，把一截子铁道甩到了院里。院里沿着这一小截子铁道浇了片水泥地面，就成了站台。说是站台，但也不是很大，南北长多说也就一百多米，东西呢，好像三十米都不到。站台上摆挨摆码着一载一载的粮食，都用墨绿色的毡布盖着。其实站台这挺偏，要是没有车皮儿装，这里一整天都不带见到一个人的。也别说一个人都见不到，站台边上有个小房，里面住个打更的老头，是保卫科老刘的老丈人，但他轻易不出屋，总躺在屋里的小床上，假人似的，有跟没有一样。这也不是他不负责，他是太老了。

这些个装卸工晃晃荡荡地来到站台，免不了又红白青紫地骂了那么一阵，也不怪他们骂，原来今天又只推进来一节车皮儿。平时装一节车皮儿也就忍了，关键今个儿天太热，大热天来这就装一节，不是玩人呢吗？筋还没抻开呢，就装完了，白出一身臭汗，犯不上。

今天的车皮儿是盖儿，装卸工把车皮儿分成两类，一类是箱式的，因为有盖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叫它盖儿；一类呢，是敞车，顶是露天的，他们就叫它敞儿。装卸工愿意装盖儿，60吨粮食塞进去就算完活儿，只要车门那装整齐了就行。敞车呢，就不好装了，必须都板板整整的，不能有半点马虎，垛头齐不齐，垛顶平不平，毡布打几道褶，网绳系几道扣，都有规定，错了就得返工，再错就得罚款。

因为就一节车皮儿，所以呢，他们也不着急，他们决定先歇那么一小会儿，或者干脆就歇他个一两个小时，等天稍微凉快点了再动手，一猛劲儿，一撒欢，也就完事了。反正装好的车皮儿也要第二天早晨才推走，急什么呢，大热的天。

有了这个打算，他们之中就走出了两个人，去开车皮儿的铁拉门。车皮

儿里有荫凉，他们要进去歇着。这俩人一个是胖子，眼睛像秫秸蔑儿划的那么细，猛一看都看不见眼睛，大伙儿叫他个瞎咪咪。另一个呢，另一个是个短粗汉子，胳膊上有刺青，左胳膊上是蛇盘剑，右胳膊上是个“忍”字，虽然都歪歪扭扭的没啥艺术感，但是看上去却让人有点打怵，大家伙儿都叫他大龙。这个大龙可了不得，据他自己说，他在社会上混过，蹲过笆篱子。所以呢，他平时就很牛逼，别人都有那么点惧他，这也不怪他，谁让这帮人中就他蹲过笆篱子呢？就因为这个，粮库的主任就让他当了装卸队的队长。粮库主任在官场混得久了，聪明着呢。

瞎咪咪和大龙放下手中的水瓶子，在车门前一边一个，拉开架势，伸出双手去拉车门。但他俩的手刚一碰拉门上的铁销子，就一齐怪叫了一声。他俩忘了铁是热的了，被烫到了，烫得还不轻。他俩立刻就撒了手，立刻就端起了肩膀，立刻就咧开了嘴，手在胸前立刻就一阵猛甩，甩完再看手，手指肚都有点发白了。

车门还是被拉开了，十几个人钻进了车皮儿。温度一下子降了不少，人感觉舒服了不少。人一舒服了都免不了要骂那么一句，于是有人就骂了一句：“妈了个逼，还是里面凉快。”于是呢，就又有人跟着骂了一句：“妈了个逼，真他娘的凉快。”然后大家伙儿就都把披在头上的垫肩铺在了车铺板上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有人拧开可乐瓶子开始喝水，有人拧开雪碧瓶子开始喝水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车皮儿里一片喝水声。这回可好，活儿还没伸手呢，半瓶子水就进肚了。喝完了水，会抽烟的人就从裤兜里掏出了烟盒开始抽烟。烟盒在裤兜里都被汗水潮湿了，湿软了，好在里面的烟卷还是干的。

瞎咪咪坐在大龙的对面。他从烟盒里捏出一颗烟，用指头捋了一那么一下，递给了大龙，然后又捏出一颗，也捋了那么一下，塞进自己的嘴里。他刚要摁打火机，忽然就停住了，对大龙说：“再不谁去外面看着点吧，万一老刘这天也来就废了。”说完用眼睛有意无意地瞄了一下坐在车门口的面瓜。

大龙说：“对，妈了个逼的，老刘越来越不给咱们面了，我倒是不怕他。我上次在水稻库里抽烟，他看见了屁都没敢放一声。”又说：“可咱们还是防着点好，省了到时候我和他费口舌。”说完头就转向了面瓜，说：“去，俺们抽颗烟。”下巴往外一指。

大龙说这话时，面瓜好像是已经睡着了，怀里抱着他的帆布兜，耷拉着脑袋，耷拉着眼皮，一点都没有反应。大龙有点不是心思，两颌下的咬肌跳了那么两下，然后就又喊了一声面瓜，这次声音大了不少，里面有那么点恼怒，有那么点不耐烦。面瓜好像这时才听到，慢慢抬起脑袋，一双眼睛盯着大龙瞅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，看上去有点呆愣，就好像他真的刚睡醒一样，就好像他真的没听懂大龙说的话一样。

面瓜原先不是装卸队的，面瓜原先是桥头站大岗的，是大龙把他整进来的。装卸队的活儿好，虽不是什么俏活儿，可挣钱多，不像站大岗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不靠排。所以呢，就有不少人想挤进来，有人就托粮库的主任，有人就托粮库的保管员，有人就托粮库的保卫科长，甚至呢，还有人托了粮库烧锅炉的老高。当然托大龙的人也不少，大龙在粮库说话好使，一般人都给他点面儿，但除了面瓜以外，大龙还真就没把谁整进来过。他把面瓜整进来自然有他整进来的道理。一是面瓜又高又膀，有一身好力气，干活实惠，从不藏奸耍滑。这样呢，遇到累活儿的时候面瓜就能替他担着些。二呢，是因为大龙和面瓜住得近，算是对门。俗话说得好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对门好就好在一出门就容易碰见，碰见了就得打招呼，这样日久天长，天长日久，两家就能处一块堆去。处一块堆去就能互相帮那么一把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到哪都是这个理。

因为大龙混过社会，所以呢，他就把媳妇给混跑了。没有媳妇，又不在社会上混了，吃饭就成了问题，这样呢，他有时就喜欢去面瓜家蹭顿饭吃。面瓜的媳妇为人热情，做饭还好吃，大龙爱吃。面瓜媳妇每次做了好吃的，都会让面瓜去叫大龙。面瓜一开始还乐颠颠地去叫大龙，后来不知咋的，他就有点不愿意去了。但他不愿意去他媳妇就会做他工作，就跟他说：“人家大龙在粮库吃得开，他正给你使劲呢，要把你整装卸队去。”但是呢，面瓜还是不愿意去，于是他媳妇就会撂下脸子，就会来点硬的，就会说：“看你那熊色，干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在大岗上混呢，跟你过我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”可能觉得口气太硬了，怕面瓜上来犟劲，于是呢，她就又换了口气，就苦口婆心地说：“我图意啥？我还不是为这个家着想。”这样一软硬兼施，面瓜就受不了了，就变得听话了，就痛快地去找大龙了。

再多说说面瓜。面瓜虽说干活儿是一把好手，但是呢，他性子却有那么

一点慢，说性子有点慢，不是说他干活儿慢，是说他平时做别的事儿慢，你要是跟他说一句话，他得过一两秒才有反应，就好像声音往他耳朵里传的时候慢了半拍似的。性子慢，反应就慢，人看上去就有那么一点发怔，有那么一点发呆。所以呢，大伙儿平时就喜欢拿他开开玩笑，就喜欢作弄他一下，反正他也不在乎，谁说啥他都腼腆一笑，谁耍戏他，他也腼腆一笑，就好像他做了对不住大伙儿的事一样，从来也不回嘴，更别说急眼了。既然面瓜自己都这样了，大伙儿也就只能拿他不识数了，平时跑个腿儿啥的都让他去，就是干活儿时都得变着法子让他多干。面瓜呢，其实也乐意多干，力气攒不下，何况大伙儿还能夸他。他喜欢别人夸他，谁要是说面瓜最能干，谁都比不上面瓜，那他干活儿就更来劲了。这样说你就明白了，就是说面瓜的脑瓜儿有那么点不灵光，里面缺了一根或两根弦，要不大伙儿也不会管他叫面瓜。面瓜就是说一个人脑袋木的意思，就是说一个人没啥能水的意思，就是谁都可以不把他当一回事儿的意思。

但不知今天咋了？大龙喊他出去看着点保卫科的老刘，他却没有像往常一样麻溜儿地动弹。不但没有动弹，他还用一双死鱼眼睛瞅着大龙。要是细看，还能发现他的眼睛里有那么点内容，似乎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冷，有那么一点点的怨毒，就像有一簇蓝色的小火苗子在里面烧。大龙的心没来由地一跳，不知为啥心底竟然生出了一丝冷。但他毕竟蹲过笆篱子，所以呢，他随即就镇定了下来，就瞪圆了眼睛，歪着脑袋说：“你啥意思？听见没？让你出去放哨呢。”偏偏这时面瓜的倔劲上来了，他还是没动，还是继续瞅大龙。大龙呢，当然不能示弱，也就瞅他。俩人都不错眼珠，就那么对着瞅，那样子就像两条呲牙使横的狗，就像两只准备叨架的公鸡。他俩这么对着瞅的时候，别人都不说话了，都瞅着他俩，都没来由地有那么一丁点的紧张，又都有那么一丁点的兴奋，既怕他俩翻脸动手，又盼着他俩翻脸动手。但没多大会儿，大龙和面瓜之间的对视就分出了胜负。大龙到底没有白混社会，虽然现在落魄了，但那股子牛逼劲儿还在。所以呢，他的眼里就慢慢地起了狠色，起了杀气，飞起了小刀片子。面瓜呢，眼睛里就有了畏惧，有了退缩，蓝色的小火苗子就慢慢地变暗了，变小了，直到最后熄灭了。于是呢，他就站了起来，抱着他的帆布兜，转身走出了车皮儿，走到一垛玉米旁，站了那么一小会儿，然后就坐了下去，坐在了白花花日光下。离他五米远就是圆仓子挡出的荫凉，

可是他看不见，要不咋叫个面瓜呢？真是个傻子。

说起面瓜的帆布兜，就再多说那么一嘴。别人来装车皮儿，都是把垫肩往身上一搭，或者呢，往咯吱窝下一夹，手里再拎着个水瓶子，就得了。他呢，不这样，他专门弄了个帆布兜装这些东西，四方形的，很厚实，很老的那种，是他站大岗时就拎着的。这个帆布兜对他来说用处可真大，他把垫肩叠板正了放在里面，水瓶子呢，也放在里面。有时候车皮儿多，晌午他还会在帆布兜里带那么一饭盒饭。是那种铝饭盒，也是老物件，上面布满了划痕，划痕里面积满了黑垢，看那样子用刷子使劲刷都不带刷掉的。再有时呢，他还会带那么几个洋柿子，或者两根水黄瓜，这样歇气的时候，别人抽烟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吃一个洋柿子，或者吃一根水黄瓜，既解饿又解渴。这么说吧，他这个帆布兜就好像是他的宝贝一样，除了干活儿，他几乎总抱着，别人想看他都不给看一眼，别人想摸他都不给摸一把。

面瓜刚走出车门，大龙就骂了一句：“妈了个逼。”声音不是很大，要是细听呢，最后一个字就好像是在叹气，这样呢，他的这句骂人话就有了点如释重负的意思。骂完了这句，大龙就撇了一下嘴，点着了烟，狠狠地往肚子里咽了一口，又吐出来，然后呢，他就又补了一句：“没人了呢？”这四个字说得就很有力量了，里面重新有了牛逼的意思，有了轻视一切的意思。

瞎咪咪也点着了烟，然后看了一眼外面的面瓜，看完就说：“我咋觉得面瓜这些日子有点不对劲呢？”瞅了瞅大伙儿。

有人说“可不是咋的，成天一个扁屁也不放，就好像谁欠他八万账似的，谁跟他说话冲谁梗脖子。”

有人说：“我估摸着他这是憋的，备不住他连媳妇的毛都碰不着。”说完转头问大龙：“是不是龙哥？”脸上是不怀好意的笑。

大龙有点酸脸：“问我干鸡巴毛？以后你们说话注意点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别瞎逼逼。”

那人赶紧说：“知道啊，龙哥，这也没当他面说。”脸上陪着笑。

瞎咪咪往大龙坐的方向探了探身子，小声说：“不过你真就得防着点他。”

大龙放大了声音，豪迈地说：“操，防个屁，逮着我能咋地？我问你，逮着我他能把咋地？”又转头冲着大伙儿：“我问你们，逮着我他能把咋地？”

抽完一颗烟，大龙把烟头狠狠地在车铺板上摁灭，然后冲着外面喊了一句：“面瓜，回来吧。”但他喊也白喊，面瓜就好像没听见似的。大龙有些不爽，就骂了一句：“真鸡巴蛮，真鸡巴倔。”看大龙没喊动面瓜，瞎咪咪也喊了一句：“面瓜，面瓜，快进来吧。”可是呢，面瓜就跟一块石头似的，就跟一袋子苞米似的，不但不吭声，甚至呢，他连头都不回一下，连肩膀都不动弹一下。瞎咪咪也有些尴尬，就也学着大龙骂了一句：“真鸡巴蛮，真鸡巴倔。”骂完了觉得还不解气，就又加了一句：“有能耐你就总也别进来。”只不过这句声音很小，就车皮儿里的人能听到。

于是呢，谁也不管面瓜了，他那么不识抬举，那么不识可怜，那就让他坐那去吧，晒死他个瘪犊子活该。大家伙儿就开始唠嗑，东扯一句，西拉一句，南扯一句，北拉一句，唠得没有往天欢实，有一搭没一搭的。也是，天这么热，说话都费力气，谁也没心思正经八百地唠。

快两点时，车皮儿里也热了起来，虽然有荫凉，但是空气不流通，再说车皮儿的铁板也已经被晒透了，在里面摸一把都是热的。所以呢，车皮儿就变成了蒸笼，热得很，闷得很，人就像在澡堂子里洗桑拿，汗拼了命地往外冒。水瓶子里的水早喝没了，有人去打更房灌回了几瓶子水，但那水却温突突的，还有一股子闹不登的油腻味，像杀猪时褪猪毛用的热水，不但不解渴，喝了还干喽。有人就说：“妈了个逼，这天就不应该干，就应该在家里喝几瓶冰镇啤酒，那才爽歪歪。”这话提醒了大家，于是又有人说：“对，咱们不行就一人整一瓶冰镇啤酒先喝着。”有人就说：“一瓶也就咽咽嗓子，要整，一人就整它两三瓶子。”这样呢，大家伙儿就都说起了啤酒，那种冰镇啤酒，那种喝一大口就会从头凉到脚，浑身每个汗毛口都飕飕冒凉风的冰镇啤酒。

瞎咪咪就说：“行，别光说，咱现在就集钱去买。”可他说是说，却没人往出掏钱，原来他们来装车皮儿时压根就不带钱，穿一身干活衣服，钱没地方放。有人就说：“操，白高兴了。”有人就说：“操，喝不到嘴了。”

大家伙儿正嘟囔，大龙就无声无息地从兜里摸出了一百块钱，一张湿乎乎、抽巴巴的一百块钱，就那么拿在手里，折来折去，折来折去。有人就问：“龙哥想请大伙儿？”大龙瞅瞅那人，不吱声，低下头，继续折那一百块钱。有人又说：“龙哥，不行你先给我垫上，明天一早我就还你，不还我都是你揍的。”大龙抬头看看他，不吱声，又低头折那一百块钱。于是呢，大伙儿就都不吭

声了，就都眼巴巴地盯着他折那一百块钱，折来折去，折来折去，钱都快折烂了。最后，大龙折腻歪了，抬起头说：“你们今天一人替我扛十袋子苞米，我就请你们一人喝一瓶啤酒。”

十袋苞米并不多，一个车皮儿也就装六百多袋，去掉搭肩的，一人扛百十来袋就完事了，多扛个十袋八袋不算啥，也就十分钟八分钟的事。大热的天，还是冰镇啤酒有诱惑力。于是呢，没用多想，大伙儿就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好，十袋就十袋。”

可是谁去买啤酒呢？去粮库对门的小卖店，一来一回可不近乎，再说大热的天，谁愿意动弹？照说他们可以让面瓜跑一趟，以前有啥跑腿的活儿都是面瓜去，可今儿就不一样了，今儿面瓜有那么点不正常。想到这，大伙儿就又往外看了那么一眼。就看见面瓜还坐在那，怀里抱着他的帆布兜，一动不动，那样子就好像他不是人一样，那样子就好像一个死人被摆在了那一样。大家伙儿都感觉面瓜有点疹的慌。他这是咋的了呢？是疯了？是傻了？

最后瞎眯咪说了话，他说“还是让面瓜跑一趟腿吧。”别人就说“能行？”瞎眯咪说“能行。”别人就说“那你去说吧。”瞎眯咪就说“看我的。”然后呢，就从大龙手里接过了一百块钱，走出了车门。

面瓜满脑袋是汗，都淌成溜了，可是他也不擦一把，大厚嘴唇子都起皮了，可他也不喝一口水，他就那么坐着，就那么坐着，真像一个傻子，真像一个呆子。瞎眯咪咳了一声，又叹了口气，然后才说话。他说“操，这帮狗卵子，都他妈的不讲究，都他妈的各顾各，都他妈的不识交。人家大龙都答应给咱们一人买一瓶啤酒了，可他们谁也不去，都想擎现成的。”看看面瓜不吭声，又说：“谁像咱俩，从不计较。不行我就得跑一趟了，妈了个逼，前天装车皮儿扭了一下腰，这还没咋好呢，还得伺候这帮瘪犊子。”说完又看看面瓜。面瓜这时抬起了头，看了看瞎眯咪，说“他们总拿人不识数。”瞎眯咪说“可不是吗？”面瓜又说：“总拿人不识数。”瞎眯咪说：“别说了，我知道，妈了个逼。”说完就准备走。这时呢，面瓜就又说：“我去。”就站起身来。瞎眯咪说：“别介，我去吧。”面瓜说：“我去。”很坚决，不容反对，从瞎眯咪手里抢过一百块钱就走。瞎眯咪回头冲车皮儿里乐了那么一下，面带得意，又冲面瓜的后背大声喊了那么一句：“买十二瓶，要拔拔凉的，要结冰碴的。”

面瓜背着一胶丝袋子啤酒回来了。一瓶瓶拿出来，十二瓶，墨绿色的玻

璃瓶上布满了水珠，一摸拔拔凉。大家伙儿兴奋起来，纷纷伸手去拿啤酒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啤酒就没了。十三个人，十二瓶啤酒，面瓜的反应也真够慢的，到这时他才知道啤酒没有自己的，自己白给他们跑腿了，他们根本就没带他这一份儿。他们还是拿他不识数，还是拿他当二百五，还是拿它当傻逼。于是呢，别人正要起啤酒的时候，他就喊了那么一嗓子，这一嗓子声可真够大的了，都震耳朵，就像是响了一个大炮仗，就像是好好的车胎爆了一样。大家伙儿吓得一激灵，都看向了面瓜。

“我看谁敢喝！”面瓜扯着脖子喊了这么一声，满脸通红，眼珠凸起，脖子像眼睛蛇一样粗壮起来，两根大脖筋胀得多老高，一蹦一蹦的，里面的血要鼓出来一样。大家伙儿被镇住了，谁都没敢起啤酒盖子。这样僵持了能有半分多钟，空气都好像凝固了一样，谁都不知道该咋办，是接着起啤酒喝呢，还是放下啤酒瓶呢？关键时刻大龙说话了。大龙说：“兄弟，你这是咋了？”声音是和蔼的，亲切的，那口气就像是亲哥哥在询问受了欺负的亲弟弟一样。“你们都拿我不识数，都拿我当傻逼。”面瓜继续喊，带着愤怒和委屈，眼珠里冒着火，眼圈里汪着泪。大龙说：“看你说的，在一起干活儿，都是兄弟，谁能拿你不识数？谁能拿你当傻逼？”又说：“你跟我说说，都是谁拿你不识数了？”。面瓜呢，马上就指着一个人：“你。”又指向下一个人：“你。”然后呢，他就接着往下指：“你。”最后把指头指在了大龙的鼻子上：“还有你。”大龙一惊，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。笑完一整脸色说“面瓜，这话你说得就有点过了。是不是啤酒没带你的份你就来气了？我跟你说明面瓜，这啤酒是我买的不假，可事先我都说好了，谁他妈的也不能白喝，谁要想喝一瓶啤酒，谁就得替我扛十袋苞米。他们都答应了，我才买的。你寻思寻思，我要是白给你买一瓶，他们得咋想？”

大龙这么一说，面瓜一下子就愣住了，有那么几秒钟，他觉得大龙说得确实对，确实他不该喝一瓶啤酒。但是呢，他随后就反过味了，就说：“你也没跟我说啊，再说了，大热天的我给你们跑腿，咋也得给我带一瓶吧，不还是拿我当傻逼吗？”

大龙说：“好，我现在跟你说也不晚，这总共是十二瓶啤酒，一瓶啤酒扛十袋苞米，总共是 120 袋苞米，你要是能替我扛 120 袋苞米，这些啤酒就都归你喝，喝不完你往地上倒都不管你，你看怎么样？”说完转头对大伙儿说：

“你们谁也别鸡巴喝了，都给面瓜留着。”然后呢，然后他就盯着面瓜瞅，脸上有那么点笑，是挑衅的笑，是冷笑。“怎么样？你能不能扛120袋子苞米？”

面瓜的脸涨得越来越红，像正在使劲努蛋的母鸡，脑门上呼呼往下淌汗，吭哧了半天，也没憋出一个字儿来。大家伙儿都瞅着他，不是好眼光，是那种看热闹的眼光，是那种看傻瓜的眼光。而且呢，还都笑，不是好笑，是不怀好意的笑，是幸灾乐祸的笑。大龙板着脸说“你要是不愿意扛，我也没办法，那俺们可要开喝了。”说完冲着大家伙儿一摆手。

面瓜又喊了一嗓子：“我扛！谁也不行喝。”大龙好像是正盼着面瓜这句话呢，面瓜刚说完，他马上就大喊一声：“好！”冲着大家伙儿再次摆手：“都鸡巴别动，都给面瓜留着。”又说：“现在不早了，都出去装车，咱们十二个人，俩俩一伙儿，先给面瓜搭肩，一伙儿搭20袋，搭完就换人。等面瓜扛够120袋了，咱们再一起装。妈个逼，大热的天，咱不在这靠了，赶紧整完，回家消停地喝啤酒去。”大家伙儿齐声叫好，像起哄，更像是要去看什么热闹。

大龙他们十二个人，分成了六伙儿，每伙儿两个人。一伙儿要是给面瓜搭肩，剩的人就都到粮仓子的荫凉里歇着。面瓜扛袋子的速度那叫一个快，一袋子苞米上肩，他几步就跑到了站台边，一脚踏到跳板上，借着跳板的弹性，一扇乎，另一只脚就跨进了车门里。然后呢，他三四步就到了车皮儿的一头，双肩那么一抖，袋子就飞了出去，不偏不斜，想码在哪就码在哪，都不用再摆楞。丢下麻袋，面瓜几步又跨出车皮儿，朝着苞米垛跑去，离苞米垛还有好几米远呢，两个搭肩的就把袋子飞了过来。面瓜一猫腰，一偏头，两腿一分一蹲，袋子就上了肩膀，就着麻袋的冲劲，滴溜一下转过身，就又跑向了车皮儿。

可是呢，面瓜并不是每个袋子都能舒舒服服地接到肩上。搭肩这活儿一般是俩人干，一个拿头，一个甩尾儿。拿头的负责掌握袋子的方向，甩尾儿的负责把袋子甩出去，甩到扛袋人的肩上。按理说180斤的袋子搭起来并不费劲，对他们这些装卸干来说都不是个事儿。但是呢，这次可不一样，这次他们好像是跟面瓜有仇似的，故意不好好干，就想整治整治面瓜，就想让他吃点苦头，要不是因为他胡搅蛮缠，他们拔拔凉的啤酒早喝到嘴了，他们能不生气么。所以呢，他们搭肩时就都动了坏心眼子，两人相互那么一瞅，就心领神会了，都不用现商量。一般老装卸工都知道，搭肩要想调理人，不是

把袋子往高甩，也不是用力砸，而是尽量压低袋子，平着出去，这样的袋子最难接。所以呢，面瓜今天接肩就挺费劲。每次接肩，不管面瓜把身子俯下多深，袋子都擦他的脑瓜皮，有几次险些就撞在他脑袋上。这样呢，他接肩就很别扭，不但别扭，还有那么点危险。但是面瓜却一声不吭，就好像不知道他们要坏他一样，还那么闷头扛，还那么闷头跑，飏飏的，像一匹撒欢的马。

天太热，面瓜刚扛了三十多个袋子，衣服就都粘在了身上，尤其是裤子，全箍在了屁股和大腿上。这样呢，他跑起来就很费劲儿，一迈步，裤兜子里就咕叽咕叽响，那动静就好像有好几只蛤蟆在里面装着一样。于是呢，面瓜就脱了上衣，又脱了裤子，脱完裤子，他想都没想，就把裤衩也脱了下来。这样呢，面瓜就光溜溜的成了裸体，这样再跑起来就没了束缚，就轻松了不少。

其实呢，装卸工脱光了并不稀奇。站台这背静，一天也不来个人。有时一天推进来七八节车皮儿，要是赶上热天，他们大都把自己扒得溜光，都成习惯了。这样干活儿得劲儿，还不费衣服。但就是这样，他们也都还觉得热，特别是瞎眯眯，因为他太胖，屁股总好淹。他呢，就准备了一个塑料盆子，去打更房接那么一盆凉水，搁在一边，扛一阵子，他就蹲下来洗洗腓沟，扛一阵子，再蹲下来洗洗腓沟。十几个赤条条的汉子扛着袋子在站台上跑，这要是让外人看见了都能惊掉下巴，但他们自己早就不在乎了，都是男人，那一嘟噜谁没见过。

面瓜的身体里好像藏着使不完的劲儿，虽说搭肩的人都在调理他，让他接肩的动作很难受，很费劲儿，但他好像是感觉不到似的。他身上的肌肉一条条的，一块块的，尤其是大腿和小腿的上的肌肉，都往外鼓鼓着，看样子都得比石头还硬。他个子高，步子大，一步都快赶上别人两步了。他一迈步，那些肌肉就一蹦一蹦的，不安的，亢奋的，像是要爆炸一样。他一跑，他两腿间的物件就跟着有节奏地晃，左晃一下，右晃一下，直打大腿里子，很喜感，很滑稽。

有人说：“我操，面瓜的家伙挺大啊。”有人说：“大也白扁扯，骡子的家伙还大呢。”大伙就笑，在荫凉里没心没肺地笑。面瓜呢，往他们那看了那么一眼，没吱声，继续扛着袋子跑，更快了。

最后一伙儿搭肩的是大龙和瞎眯眯。他俩总共给面瓜搭了 25 个袋子，不光是他俩，之前给面瓜搭肩的那些个人，每伙儿也都给面瓜多搭了好几个

袋子。他们是心照不宣的，事先也没商量，但是呢，他们就是要让面瓜多扛几个袋子。你不是要自己喝啤酒吗？就让你多干，不能便宜了你。再说了，面瓜也不识数，让他多扛五十个袋子估计他都不带知道的。既然不识数，那为啥就不让他多扛点呢？

面瓜总算是扛完了。这期间他连一口水都没喝，到了后来，他身上都没有汗了，没有汗，他的皮肤就灰淘淘的，就跟水泥地的颜色差不多。但是呢，他的胳膊上、背上却闪着一粒一粒白色的小光点，针鼻那么大，就像谁在他身上撒了一把细盐面一样。对，那就是盐，是从汗里凝出来的盐。

面瓜走到他的帆布兜前，拿出了他的水，拧开盖子，咕咚咕咚，一直喝，咕咚咕咚，一直喝，一大瓶子三斤水，都被他灌进了肚子。面瓜是真渴了，要是不渴，谁能一口气喝三斤水？

面瓜喝水的时候，大伙儿就纳闷地瞅着他，这个傻子，他咋就不喝啤酒呢？啤酒不都是他的了吗？

喝完了水，面瓜一抹嘴巴，扑通一声坐了下来，脑袋就像秋天的葵花头一样，耷拉在了胸前。面瓜太累了，好像是站都站不稳了。要在平时，这一百多袋子苞米对他来说都不算啥事儿，不带闪腰岔气的，可今天不一样，今天太热了，今天他用的劲儿又太猛了，最主要的是他连口水都没喝，连口气都没喘，就像是赌气一样，就像是挣命一样，一直跑，一直扛，就跟傻子一样，能不累吗？

瞎咪咪说：“咋地？面瓜，啤酒都是你的，你咋就不喝呢？”

面瓜抬起脑袋说：“你们喝吧，顶算我请你们的。”面瓜真是累坏了，说这句话时都没劲儿了，都打蔫了，就好像迷迷糊糊说了一句梦话一样，就好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一样。

但是大伙儿还是听见了他的这句话，听见后，他们就都一愣，紧接着呢，他们就都乐了。有人就恍然大悟地说：“面瓜原来是想请咱们喝啤酒啊。”有人就接着说“面瓜真够意思。”于是呢，大伙儿就都去拿啤酒，你一瓶，他一瓶，十二个人，正好十二瓶，还是原先那个分法。啤酒拿到手，大家伙儿就用牙嗑开了啤酒盖子，就嘴对嘴往嗓子里灌。“妈了个逼，还凉着呢。”有人喝完一口，打了个嗝，骂了一句。他们叫着好，喝着啤酒，一个个都兴奋起来，那样子就像蔫吧的小苗刚被浇完水一样。

面瓜抬起脑袋，很吃力的样子，好像他的脑袋不是脑袋，是石头蛋子。他呆愣愣地瞅着大伙儿喝啤酒，有人喝着喝着，眼睛就瞅见了，于是呢，就冲他笑那么一下；有人喝着喝着，眼睛也瞅见了，于是呢，就冲他竖了一下大拇指。面瓜看着他们，脸上就有了那么点高兴的表情，就好像是他自己也在喝啤酒一样，很舒坦的样子，很享受的样子。到了后来，谁再瞅他笑，他就也笑一下，他的笑里有那么点害羞，有那么点感激，还有那么点受宠若惊的感觉，就好像是他正在招待贵客一样，

喝完了啤酒。大伙儿开始装车，不到俩小时，车皮儿就装利索了。关好了车门，大龙使劲地咳了那么一声，然后呢，然后他就大声说：“今个儿他妈的热赖了，咱们必须再整点冰镇啤酒。”看看大伙儿，又说：“去俺家，抬他几箱子，管够。”有人就说：“咋地，龙哥还要请客？”大龙说：“算个屁，多大的事儿，喝就得了。”于是呢，大伙儿就叫起好来，就纷纷说还是龙哥最够意思，还是龙哥最讲究。龙哥呢，也不谦虚，也不客气，好像请大伙儿喝啤酒根本就不是个事似的。

说完这些话，大龙走到了面瓜跟前，说：“你不是不喝酒吗？刚才十二瓶啤酒你都没喝，你就别去了，你该嘎哈就嘎哈去吧。”其实呢，面瓜本来也没打算去，所以呢，他就没吱声。他没吱声，没表现出尴尬和失望，大龙就有点不得劲，于是他看了看面瓜，又说：“你比我牛逼多了，我买啤酒是让别人替我扛袋子，你可好，全鸡巴扛了，自己还不喝，都给别人喝了，你这是冲我使劲呢吧？咋地，龙哥哪得罪你了？这么使劲撅我。”

面瓜说：“没撅你，就是想请大伙儿喝一瓶啤酒。”大龙说：“请你他妈的就请，就自己拿钱去买，你整哪一出是嘎哈？我他妈的白使劲把你整进来了，多少人跟我说过，我都没打拢。”说完呢，还不解气，就抬起右手，用右手的食指往面瓜的脑门上杵，杵了一下，又杵了一下，一边杵，一边说：“面瓜，以后你给我听着点，别惹你龙哥，记住没？”面瓜的脑袋被杵得一梗一梗的，但他就是不说话。大龙就接着杵，就接着问：“记住没？记住没？记住没？”面瓜呢，还不吱声。这时瞎眯眯就把大龙拉走了，就说：“赶紧地吧，喝啤酒要紧。”

大龙刚迈两步，刚才不说话的面瓜说话了，他对着大龙的后背说：“大龙，我跟你讲一个事。”大龙很奇怪，其他人也都很奇怪，就都停住了脚，就都

转过头来看面瓜。面瓜忽然又不会说了，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个啥。大龙说：“有屁就放。”面瓜看了看其他人，说：“咱俩到那说去。”说完呢，就伸手指了一下远处的圆仓子。大龙说：“操，有啥话还能背人，就在这说。”其他人也跟着说：“就是，啥话还背着我们，就在这说吧。”他们都觉得面瓜今天奇怪，先是不像往天一样，痛快地去给他们放哨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喝啤酒那一出戏。现在又找大龙要说话，那表情还挺严肃的，看不出半点呆，看不出半点傻，瞅那样比正常人还正常。大龙就说：“就在这说，没闲工夫跟你扯犊子。”面瓜使劲吸了一口气，半天也没呼出来，闭着嘴，脸肿了起来，红了起来，好一会，他才把气呼出来，慢慢地呼，然后就对大龙说：“你以后别上俺家吃饭去了。”

大龙瞪圆了眼睛，看着面瓜。“你说啥？咋地？吃你家一口饭我是看得起你。”又说：“要不你给我滚鸡巴蛋，滚出粮库，还去站大岗去。咋他妈的进来的你心里没有点逼数吗？”其他人就笑，有人就说：“咋的，大龙勾引你老婆了是咋地？”面瓜的脸更红了，没理那人，继续一字一顿地对大龙说：“你今天必须答应我，你以后不行去我家了，要不……”

“要不咋地？你妈个逼的。”大龙翻了，在这么多人面前，他还没丢过面子呢，可今天面瓜却让他丢尽了面子，先是抢了他的风头，用他的钱请大伙儿喝了啤酒，现在又跟他整这一套。“我他妈的还真就得去，看你能把我咋的？你不欢迎我，你媳妇欢迎我。我倒要看看，在你家是你说话好使，还是你媳妇说话好使？就你那逼样我也不是不知道，你媳妇放个屁你都得老老实实的。咋地，今天吃错药了？”

面瓜的脸更红了，眼珠子突了起来。他又问了一遍“你别去我家行不行？明天我不来这干活儿了，还去站大岗。”

大龙说：“还真就不行。你要没跟我说这事，兴许我就不去了，我找乐的地场有的是，我还真就不乐意去你家了，我有点腻歪了，可是你这么一说呢，我还真就得去，不但去，还得天天去。”

面瓜不再说话，把帆布兜放在地上，打开，伸手进去，马上，他就摸出了一把菜刀，一把背厚刃薄，砍人一定很疼很要命的菜刀。“大龙，我操你妈，我要杀了你。”面瓜像疯子一样喊着，把菜刀举在自己的胸口前，冲着大龙比划着。大龙吓了一跳，脸一下子就白了。不光他吓了一跳，其他所有人都都吓了一跳。面瓜今天整的这一出又一出也太出人意料了。按理说面瓜就该

有个面瓜的样，就该老老实实，就该低眉顺眼，怎么都应该，就是不应该拿把菜刀要杀要砍。真是让人纳闷，谁都没看出来面瓜竟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竟然在帆布兜里藏了一把菜刀。这时大伙儿才呼啦一下明白，明白面瓜为啥总紧紧地抱着他的破帆布兜，他妈的，原来里面藏着一把杀人的菜刀。想到这，不少人就感觉后脖颈子凉了那么一下，心里就有了那么一点后怕，多吓人啊，原来看着呆傻的面瓜竟然时刻准备着杀人，原来大伙儿都一直处在被杀的危险里。

大龙到底是没白蹲笆篱子，关键时刻，他马上镇静下来。他看出来了，看出面瓜没有真敢砍他的胆量，他就是血冲到了脑瓜顶，就是上来了一股蛮劲，上来了一股虎劲。想到这，大龙就立马决定要用自己的气势压倒面瓜，这是他惯用的手段，好使着呢。于是呢，他就用冷冷的眼睛盯着面瓜的眼睛，后槽牙使劲那么一咬，脸上起了狠色，升起了蔑视。看面瓜手里的菜刀越抖越厉害，他觉得时机到了，于是呢，他立刻就骂出了口，他骂：“面瓜，我操你妈！你敢跟老子动刀，老子玩刀的时候，你他妈的还淌大鼻涕呢。”他嘴里这样骂着，两只手也没闲着，先抬起左手，用手指指着面瓜的鼻子，又抬起右手，砰砰地拍自己的脑瓜门子。“你要是你爹揍的，你就朝这砍，你要是个老爷们，你他妈的就麻溜地给我来一刀。”

这时呢，大伙儿也都围了上来，想要去拉开面瓜。瞎眯眯伸手去抓面瓜拿菜刀的手，一边抓，还一边说：“面瓜，看你咋这样呢？快把刀收起来。”瞎眯眯他们要是不来拉，面瓜的胆子就有可能越来越小，抓刀的胳膊就有可能越来越软。他这么一拉，面瓜反倒来了劲。所以说呢，瞎眯眯和其他人其实是帮了倒忙。瞎眯眯的手还没摸到菜刀呢，面瓜就那么一拧身子，随后菜刀就对准了瞎眯眯，“你滚！你滚！今天谁拉着我我就杀谁。”说完，手里的菜刀就一顿乱挥，就一顿乱砍，同时呢，他嘴里还大喊着“杀——杀——杀——”再看他的脸，已经红得发紫了，眼睛一直往外突，都快要掉出来了。瞎眯眯赶紧往后撤，其他的人也呼啦啦赶紧往后撤。挥舞一圈后，面瓜借着疯劲，手里的菜刀直接就砍向了大龙的脑袋。大龙着急忙慌一躲，菜刀贴着他的肩膀劈了下去，就差那么一根头发丝，就能把他的膀子卸下来。

“面瓜，操你妈，你真下死手啊？”大龙一边后退，一边指着面瓜喊。面瓜也不再吱声，向前跨了两步，菜刀又一次劈向了大龙的脑袋。大龙一下

子就明白了，面瓜这是真疯了，吓唬不住了，所以呢，他转身就跑，不跑不行，再不跑就不是面瓜疯了，就是他疯了。他跑，面瓜就追。大龙先是照直跑，看跑不过面瓜，就左跑几步，右跑几步，画着圈跑。最后他实在没招了，他就往瞎眯眯他们那跑。但是呢，他往人堆里跑也不管用，他刚跑进人堆，瞎眯眯他们就轰地一下散开了，就像是一块石头砸进了蝇子堆。就这样，眼看面瓜就追上大龙了，大龙脚下一加劲儿，跑到了圆仓子那，开始绕着圆仓子跑。圆仓子可真挺大，底下两米高是石头基础，上面都是砖砌的，直径得有十五六米，一圈就有五六十米。大龙一圈圈跑，跑着跑着，一下子就迎面撞见了面瓜。别看平时面瓜傻啦吧唧的，可是这会儿他却忽然聪明起来，他追了几圈，不追了，转过身来在原地等。大龙吓出了一身的白毛汗，赶紧调转身子，继续跑。跑了半圈，他觉得这样跑下去不是个法子，说不上哪下就得被面瓜逮着，就得被面瓜砍上几菜刀。于是呢，他就急中生智，顺着圆仓子的铁扶梯蹭蹭爬了上去，一直爬，一直爬，爬了二十来米，一直爬到了圆仓子顶上的小平台。

趴在平台上的铁栏杆上，大龙呼呼地喘气，还没等喘匀呢，就冲着底下的面瓜骂了起来：“面瓜，我操你八辈祖宗，你敢跟老子动刀，看明天我不找人整死你。”面瓜呢，也激动起来，但他激动不会骂人，也许是真疯了，忘记咋骂人了。他站在圆仓子底下，用手里的菜刀指着上面的大龙，嘴里喊：“杀——杀——杀——”

到了下午五点，天已经不那么热了，不但不那么热了，还起了一股小凉风。小凉风吹在身上，人忍不住打了个激灵，忍不住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于是呢，大伙儿就抬头往西看了那么一眼，不看不要紧，一看还真就吓了一跳，原来西边来了一大块黑云，比山还要高，比山还要大，云底是平的，越往底下就越黑，到了最底下，黑得就跟锅底似的。而且呢，这云还是翻滚着的，云顶上就像开了锅，咕嘟咕嘟翻着花。这是要下雨了，不是小雨，是大雨，整不好就是暴雨。

面瓜呢，好像不知道要下雨一样，他就守在圆仓子下面，就守在铁扶梯旁边，也不往上爬，当然他也不坐下，也不来回走走，就跟一根木头橛子一样，钉在了那。

眼看就要下雨了，瞎眯眯他们就试探着又过来劝面瓜，就跟面瓜说：“你看要下雨了，不行就让大龙下来吧，有啥话下来再说。”面瓜呢，就跟没听

见似的，还是一动不动。瞎眯眯他们就又说：“都在一起干活儿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哪来那么大的仇？再说了，你能来这干活儿，还不是多亏了人家大龙。”可是呢，面瓜还是不吱声，他不吱声，瞎眯眯他们就又想伸手把他拉走，可是他们一伸手，面瓜就不干了，就再用菜刀比划他们。后来，瞎眯眯他们不劝了，也不敢劝了。但是呢，不劝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回家，人家大龙还在圆仓子上面呢，人家大龙刚才还说请他们喝啤酒呢，他们咋好意思回家。于是呢，他们就都走到了圆仓子西边的罩棚底下，这样即使是下雨，他们也挨不到浇。

眼看要来大雨了，大龙也着急起来，于是呢，他就不骂面瓜了，不但不骂了，他还开始跟面瓜说好话。他心里想了，面瓜就是面瓜，心眼不好使，就是傻逼一个，和这样的人硬在这靠着，不值当，不但不值当，而且还掉价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还不丢死个人，白在社会上混了。于是呢，他就说：“面瓜兄弟，咱有话好好说，你看龙哥我啥时候亏待过你？”说完他看看面瓜，可是面瓜还是没动。于是呢，他又说：“我知道，以前吧，俺们都好和你开个玩笑，有时呢，还让你多干点活儿，可面瓜你得知道，那可不是拿你不识数，更不是拿你当傻逼。”他说完了，以为面瓜会吱一声呢，但面瓜压根就跟没听见似的。大龙看面瓜没啥反应，就顺着梯子往下爬了一段，爬了一段觉得不保险，就又停下来对面瓜说：“行，龙哥听你的，以后不去你家吃饭了。”又说：“你可能冤枉龙哥了，以为龙哥老去你家，是图意点啥呢，其实不是，你可不能听他们瞎逼逼，他们就喜欢瞎逼逼。”看面瓜还不吱声，他觉得有点门，就大着胆子往下爬，谁知快爬到底的时候，面瓜却忽然冲到了梯子旁，举着菜刀对着他高喊：“杀——杀——杀——”大龙吓得像猴子一样又爬了上去，爬回了小平台。

完了，这面瓜是彻底疯了。大龙想，就冲着瞎眯眯他们喊：“你们这帮狗卵子，就鸡巴知道看热闹，快去找老刘，让他赶紧给派出所挂电话，就说有人要杀人，就说让他们快来，就说来晚了就出人命了。”

于是呢，瞎眯眯就跑到了保卫科。保卫科的老刘正在床上睡觉呢，屋子里一股酒味，应该是中午没少喝，应该是睡一下午了。瞎眯眯捅了捅老刘，老刘哼哼两声没动弹。瞎眯眯壮了壮胆子，又使劲捅了捅。老刘睁开眼，看清是瞎眯眯，骂了一句：“操，又出啥事了？你们这帮玩意，一点小事也找我。”

瞎眯眯说：“这次不是小事，是大事，是杀人的事，你快点给派出所挂电话吧。”然后呢，就把面瓜要杀大龙的事说了那么一遍。老刘骂了一句：“妈了个逼，这个大龙尽给我惹事，你说他怎么就惹到面瓜了呢？是不是他和面瓜媳妇搞破鞋的事让人家知道了。”瞎眯眯说：“不好说。”老刘就穿鞋往外走，瞎眯眯说：“你不给派出所挂电话啊？”指了指桌子上的电话机。老刘说：“挂个鸡巴毛，你们还嫌给我惹的事少啊。”

来到圆仓子下。老刘对面瓜说：“面瓜，你这是干啥？怎么动起刀了呢？快收起来，要不一会派出所知道了，该来抓你了。”说完就伸手去拿面瓜手里的菜刀。面瓜一转身，躲了过去，然后又喊了起来：“杀——杀——杀——杀了他我偿命。”但是呢，喊是喊，菜刀却没对着老刘，菜刀对着上面的大龙。

老刘没办法，望望天，黑云已经到了头上，而且越来越低，好像是都快压到圆仓子顶了，好像是都快压到大龙的脑瓜顶了。知道一时半会儿整不了面瓜，他就扯着脖子对大龙喊：“你他妈的咋惹面瓜了？就不能给我省点心吗？”大龙说：“我咋惹他了？我他妈惹他嘎哈？”老刘骂了一句：“就你那鸡巴样的，我还不知道，快点跟面瓜说点软乎话，眼瞅着就要下大雨了，你要不说，就等着被大雨拍吧。”转身又对面瓜说：“你想咋地，就想杀他？”面瓜不吱声。老刘叹了一口气，又和蔼地问：“面瓜，你跟刘叔说说，到底咋回事？刘叔给你做主，收拾这个王八羔子。”听了老刘的这句话，面瓜像走丢的孩子找到了妈一样，一咧嘴，几乎哭出声来，面瓜说：“他总拿我不识数，总拿我当傻逼，其实我啥都知道，他以为我不知道呢，其实我啥都知道。我今天就要杀了他。”说完，又举起菜刀，对着上面的大龙比划起来，声嘶力竭地喊：“杀——杀——杀——”

老刘说：“按理说这个犊子也该杀，可是除了杀他，咱就没别的招了吗？快跟刘叔说说，不行我张罗张罗，让他明个儿请你一顿，给你赔个不是，你看中不中？面瓜最听刘叔话了，今天咋的就不给刘叔面子了呢？你看这雨马上就来了，你们不怕挨浇，可刘叔不怕吗？我不得在这陪着你们吗？”

面瓜抬起脑袋，看着老刘，嘴张了张，又闭上，张了张，又闭上。老刘赶紧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没事，你说，我给你做主。”

“让他管我叫一声爹。”面瓜说。

“啥？”老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，又问了一句。“让他管我叫一声爹。”

面瓜又说。老刘乐了，说：“好，这还不简单。”对着大龙喊：“你给我听着点，以后你不能拿面瓜不识数了，别总想欺负俺们面瓜。面瓜说了，你今个儿只要管他叫一声爹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快点，你赶紧喊一声。”

大龙喊：“想啥呢？我爹早鸡巴死了，他是哪根葱？”

老刘说：“你妈个逼，快点给我喊，要不你别想在粮库混了，明天我就找大主任，让你滚犊子。”又说：“叫声爹你能少一块肉是咋的？你还不知道面瓜的脾气吗？你和他一般见识嘎哈？”说完直冲大龙使眼色。可惜大龙太高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

僵持了老半天，大雨点子已经开始砸下来了，不多，但是大，砸在地上，噗地冒一股白烟，变成一个个硬币那么大的湿点子；砸在人身上，火辣辣的，像是石头子从天上撒下来一样。老刘急眼了：“你到底喊不喊，不喊我可不管了，你今天也别下来了。”

大龙喊：“行，不就是叫一声爹吗？”于是呢，就叫了那么一声爹，声音不大，底下勉强能听得见。喊完了就说：“行了吧？我可要下去了。”面瓜用菜刀指着大龙喊：“不行，声太小，你得让他们都听到你管我叫爹。”说完回手一指远处罩棚下的瞎眯眯他们。大龙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操你妈面瓜，今天算你有种，算你有刚，我他妈的就再喊一声，你给我听清了。”于是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：“爹——”

面瓜举起菜刀，照着圆仓子底座上的石头使劲那么一砍，刀把登时就歪了，刀刃登时也卷了。然后呢，面瓜就扬起了胳膊，使劲那么一撇，菜刀出了手，飞出去了，飞得可真远，落在了远处的水泥地上，蹦了那么一下，又蹦了那么一下。

这雨可真够大的，都下冒烟了。在漫天的大雨里，面瓜抱起了他的帆布兜，慢腾腾地往粮库大门那走。这时老刘早已经躲在了罩棚下，大龙也已经爬下了圆仓子，跑到了罩棚下。他们就一起看着面瓜，看着他在大雨中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还没走到大门呢，就看不清了，就好像他被大雨浇没了一样。就好像他也变成了雨一样。

“妈了个逼。”老刘对着面瓜的方向骂了一句。“妈了个逼。”瞎眯眯也对着面瓜的方向骂了那么一句。“我操你妈——”大龙跳着脚，扯着嗓子也骂了那么一句。